

楚寶

楚寶卷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較訂

名臣

許圉師

許圉師、許紹之次子也、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選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詢許敬宗曰、圉師愛

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為人所擿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師謝自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媒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敬宗因是劾奏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事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恭陵

聖嵇曰唐紀云左相許圉師之子自然爲奉輦直

長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云云今本傳俱不載當是許敬宗修實錄時削去耳然以宰相之子射人既杖一百使復具奏引罪則攻訐之戡何所行哉惜乎圉師見不及此

唐高宗書法考

唐朝叙書錄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

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間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聖楷按竇泉述書賦自高祖太宗以至武后皆有佳謨而獨不及高宗豈銀鈎鐵畫亦爲金輪氣熖所奪耶可發一噱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徙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隷理寃、辭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從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干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

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洎猿嶺齊驚不如厚撫荊州劾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遂下令止使署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諸典檄符進著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文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高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史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謹罷溫彥博爲請帝

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辭少遜者幸得復用帝曰
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
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
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
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
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
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
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
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

閔、始文本貴、帝甫以與孤生、居處單室、無茵、褥、幃、帳、寡、姒以、孝、敬。撫、卹、倜、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疏、賤、必、錄、禮。帝每稱其忠、謹、言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

撫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秦稍已重，尙何殖產業耶。故曰未嘗營家事。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失，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

唐紀曰：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

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若集
等自掛綱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
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
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
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
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率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
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
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
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後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聖楷按此疏甚得用人要旨兼本傳不載諸疏特為存錄

冥報記曰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

天下方亂相率不預其災終逆太平致富貴也言
形勢出遂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捥中得食
利二救後果如其言文本自語人云

李郃

李郃字子玄，延唐人，卽今寧遠縣，宋乾德初改名，隸道州。擢太和二年

舉進士第一。時昌平劉蕡對策議切時政，指斥宦官，

考官馮宿等見蕡對嘆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

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

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

常務，類得優調。郃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蕡逐我留，

否，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

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

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忝神明今者所對於
參應盡言至與用之成敗陛下所防關時政之安危
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興與衰北存司
以言涉訐悖不孫附自詔書下蕭門籍籍歎其誠鯁
至於悉濟謂訕指切左右惡近臣銜怒變興非常剌
野惕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與於
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
近臣故無迷眩亡之禍指斥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
以直言召天下士冀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

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謫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慄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賁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臣逃苟且之慙顧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郃後歷賀州刺史

廣西名勝志曰李郃為賀州刺史將逸史載甚得人心州有甑山高千餘丈舊名幽山郃更名曰丹甑賀人愛之至改丹甑為瑞雲以永其思

理楷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訟蕡冤贈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噫予由是觀之科名重人乎抑人重科名乎予玆此疏當與去華對策並傳天壤今道州寧遠縣有狀元李郃墓

李郁

李郁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文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郁與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臥洛且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偕行郁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郁籍在軍不得為母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郁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

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
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內監軍迫建封
子愔主軍務帝以鄘剛敢拜宣尉使持節直入其軍
大會士卒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
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
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
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
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
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

倍謂鄴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
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
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
費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驛
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鄴素富强卽籍府庫留一歲
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繄鄴倡之繇是
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鄴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
善承璀賢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鄴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

否老安外鎮宰相豈吝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鄘疆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食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柳宗元石表陰先友記曰李鄘江夏人公果檢自負嶷然善爲官爲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璽楷按、鄘子拭、仕至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致、拭子磎、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黃巢陷洛、磎挾尚書八印、至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磎索印、拒不與、允章怪亦不臣賊、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沇、字東濟、亦有俊才、

周墀

周墀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襄成侯霸超徙居黃岡墀其六世孫也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蔵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縉紳有名士紛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資質所疑墀最爲天子欽屬俄知制誥

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成彭蠡湖。禁止剽掠。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驁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

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蘇是安進者少衰會出爲
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
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
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聖楷按墀初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
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
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
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又宣宗嘗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奉職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於是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爲御史此二事皆使不知宋子京何以不採入本傳

胥偃

胥偃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已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旣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稅通判鄧州復太常丞後累遷入翰林爲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證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則貢不

至佩曰遂討之大暴亥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出
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文奏成
兵代還亥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令有衛卒
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
至佩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番用
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
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佩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
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
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佩曰恤近責遠非

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爲令常與謝絳受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函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

聖楷曰胥偃以文章取高第以淸節爲時名臣宋史傳之歐陽修志之而長沙志不能詳其事深可

歎也。其子晉元衡字平叔亦進士工為文詞謹畏廉潔於官雖小必慎在榮院二康有能名卒年三十九子茂醴太廟室長亦登李節發志其墓元衡母直史館刃紉之姊也契韓氏封成安縣君暨茂謝婦謝氏皆安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吳擇仁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邑役、得請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乃有是人耶、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亾命推埋。故犯。誅之。毋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于理、積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皇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

慮、因、摘、隱。剔、決、蠹、吏、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過、僚、舍。撰、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蔡、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諸關、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圯城上織以來、令衛卒三投、鹽綴之、如削鐵、譏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

胥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云其送其獄其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實鑑者以捕盜襲官諸司使服金帶擢仁視事毋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貸久不還廢事急歷官官楊戩第擢仁跡取之竄於遠戩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撫州後再起知青州不克拜卒

聖楷曰宋喬年宰相庠之孫也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娼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魄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其人固無足數惟按吳擇

似一事差不媿元獻公後而楚紀編之稽誅可謂
不倫甚矣且喬年原非楚人楚紀如此類皆可删

唐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善文詞試禮部再試秘閣文介引嫌罷之熙寧中擢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案可面詔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空役改當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劄子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

判官。二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
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
求罷。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𥇡同爲執政、相
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舉兵多以李所至成聚、
義問請命諸官自陳給劵續食、以爲使、會有不悦
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
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候遺火盜遁去、民家被焚、訟
尉故縱火、稷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
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

屬秀斷之以救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後召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州府卒

聖楷曰史稱介之子淑問難進義問強敏介之孫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予謂淑問之難進爲其敢言有父風也義問之強敏爲其文章通時務也恕之高行爲其甘貧不樂仕進也符人稱盧懷慎三世淸節不易若介家世㞐也輒愧因各以其美著焉

渠陽考

按宋渠陽砦即今靖州楚兵防志云靖州據辰沅之上流爲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壤相犬牙與人族種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其不能長驅且其境與安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表裏爲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亦爲其不便攻守也

聖楷按蘇軾有論渠陽蠻劄子甚詳其制馭之策我國朝卒平其地爲貢賦之域然則荒徼蠻夷何必不爲我用是在設險防危貴得其人耳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間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弗安也立擢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曾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曾村高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便愚若築小吳則左隄而右傷兩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

陳兩鏈閘翹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吴卒潰從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二十萬自濬築隄抵乾寧閘言隄未能爲益灾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閘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秬縣株蔓逮至數百千人閘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閘獨不阿時好歲饑爲祠言民免常平

助役之苦。及以得流亡為率。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者。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聖栱曰。宋史爲青苗法始行。滿朝大臣盡力爭之

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戀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也而闕守遠邇而能懇懇爲民有言鄉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甚矣宋史之陋也牧民之選文學之藏惟守令職不易副而謂縣令不當與部使者抗有是理哉

國朝劉忠宣公大夏嘗謂人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令宰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文章楓山

懸亦以當時不得做臨武知縣爲恨寧由二公視之部使者豈能尊於縣令哉

熙寧地震考

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鄆州須城東阿二縣地震終日滄州清池莫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衆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十二月

癸卯瀛州地大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滄州地震
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是月潮州地再震
震是歲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震有踰半年震不
止者聖楷按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是時
神宗即位之初用人求治而王安石首爲變法與
役民勞禍流後裔故紀元而日食于上秋冬而地
震于下豈偶然哉先儒以爲由此而上則爲英宗
仁宗眞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
宗以至于南渡乃有宋一代升降之會也

譚世勣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舉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屢變非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梢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繙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顧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郎京復相嫌不附已罷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特不與

吏自有其例也勘曰説當以特例破成法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議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與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文爲當路所疾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罷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副勅政來迎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誣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禮仍用富弼備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也勘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諛説進

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贓論世勣駁其
不恭因言童貫小恐不懲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
何㮚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勣
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柢
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能改禮部侍郎金騎南下世
勣言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河則京畿自固中
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
河又請遣大將蔡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
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孫傅深然之又格于㮚議再寢

車駕至金師帳下文以十害說其用事言諫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從聽張邦昌僭國命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所著有師陶集

聖楷曰世勣當在秘書省不附蔡京父子以取貴仕其立志已皎然矣故其直氣讜言遇事不撓舉不可以殺身者豈待邦昌逆命時耶嗟乎爲靖康之忠臣易爲政和之直臣難不然胡寅趙鼎輩遜入太學欲何爲也

吳猷

吳猷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灊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以猷薦聽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猷請賞勞誅罪焞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入人驚厲氣充閭不踰時盜悉就擒尉辛相王淵甥也猷坐降官父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猷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自劾
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
行求去獄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奇
禍析檻之出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率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獄言非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未一極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文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僞學禁

興獻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獻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尋劾罷黨禁既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戸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獻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竄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衞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敗令其衆必出荊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遷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屬江陵告饑除秘
閣修撰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
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
至郡蠲價發糶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荊爲重
鎭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
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

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下赤湖城西南過丞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圖襄陽德安游騎追竟陵朝廷命珙節制本路兵馬珙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侍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珙請魏了翁擬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誘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

擊金人遂去又督諸道等援德安遣也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扼均房諸險淸粟歷陝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遷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南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聖諭曰吳畏齋子同稱之又其治績在荊湖間今

皆泯泯無聞矣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其然乎抑
史稱其以學爲政夫適當僞學之禁而能行己志
千載而下安得不仰詠其餘烈也

三海八櫃考

按江陵縣東北十五里吳陸抗築大堰高保融得
之名爲北海宋紹興李師夔乃櫃上下海以遏敵
開禧初兵端既開劉甲再築上中下三海於是吳
獵趙方皆增修以壯形勢後孟珙又引沮漳及諸
湖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爲江陵天險禽入

帶把荆門州距江陵纔百里而去以三海之險故也。八櫃者所以蓄泄水勢三海俗名海子八櫃俗名九隔然其地今皆湮塞問之江陵人多不知

胡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槩、娶趙方第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愛、成童卽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從爾、遂感厲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敵志、嚮導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

刑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
言神異所至毀淫祠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
民夙所畏事頗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
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
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頗
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
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
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咎守不敬蛇神
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

旋空顥至廣州開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其大如
柱而黑色藏以閘檻顥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變
怔過三日則無神突屆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
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還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
卒贈四官顥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判
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
讀者驚歎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
人行劫顥怒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
浙獄顥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顥

為默然、

聖褚曰先輩文衡山云、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洱公恭香之日、那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那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蒙○名○為之○他日、妻子女行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按此與楊充恭對胡穎之言正、合○其後、穎殺蛇神斬刼卒都從○毀○淫○祠○做○去○若、見、稍、不、真○定、無、此、等、舉、動、矣○胡公亦、可、人、哉、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年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沒哀毁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兎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梳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下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懲大怒摭其罪弗得坐以方

僉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非獲撒
大興往治之大興以一僕行告身自隨獨與入賊峒
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
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質偕其酋魁數輩出降以
功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畧役以彌盜賞除四川制
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興從制置使丁黼巷戰
兵敗身被數創死閫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
之大興從蘇貫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
通判深陽權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

之大興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寃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才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守節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遣貢山積械繫追索姦贓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之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

復建貢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來六十即再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秘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君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裁忠義

聖楷曰醴陵故湘南地山水清鬱空產英譽然獨盛于晚宋時亦生才之一阨也若楊公三世忠孝可爲惻然

楚寶卷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丹陽賀開先較訂

名臣　皇明

吳琳

吳琳黃岡人父慰謝富好行德與吳堃虞魯子翼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襃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　高祖平陳蔵用啓同

薦召爲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武臨臺著績入爲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試 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誥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 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 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後

在吏部堂。一旦瞑坐而逝。

聖楷曰。人臣潔身事主。而蹈危機者。非盡其世之不淑也。或快意當前。止足念少。或功高譽重。欲退未能。古之覆轍。往往然矣。吳公起自布衣。屢登樞要。獨能隱顯一致。坐化木天。觀變門之旅。槪斯爲優矣。魏歿天年。寍不悲夫。故爾興豎鴻猷。得時之美。鶱若夫含章貞守。以從王事。所謂棄鱗養角。知所輕重也。

夏瑄

夏瑄字韞輝湘陰忠靖公之次子也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覩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識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濙嘗夢上以櫻桃一盤錫忠靖二子長子瑄避不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瑄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公夏氏者必此子也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

官致命於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別遣官護喪還直原恤其家公強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又執禮重之正統初 英廟追念忠端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楊文敏公榮將疏請公曰尚寶非遽君地否還嘗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有沮者乃已八

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母疾。乞侍養還鄉、母愈、乃就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為寇。宜密令諸將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出還剿、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擣其巢穴。則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

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
遠鬭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
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夾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
地宜命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進者一謂
虜既舉國入寇遐無所覬宜調遐兵之半入捍京城
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
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
戰退命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
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使故遣使與吾諜者偕來

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詐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密偵防之以觀其變文調虜若引退密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總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益彼方恃强不虞吾至宜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見令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取戰吉宜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令冬來春必圖再寇令日沒寧夏陽諸

府及河從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為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醬揭名于旗以備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

已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勅公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 命掌南京尚寶司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爲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宥罪敗師棄守之將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利以爲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已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虜入貢致生邊患痛兵楚川以疲中國其獘在上汚吏賣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獘在下宜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

本文謂貴州安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撫縣
命一民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靈邊患曰審機
以爲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
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
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愼大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
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
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安鑒
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國恥大學士商公輅見公
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册封副使凡所賜

遺愆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
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爲夫人
成化二年進爲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
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宿衛十四年
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
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
畧言臣伏見 太宗文皇帝賜 皇太孫勅諭旨農
桑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 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子讀誦使預

知邑事縣難事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
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且夕死此而不言永
無日參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
上遣官諭祭於南
京

聖楷曰諸葛武侯卒於軍中宣王察其營壘處所
歎曰天下奇才也夏瑄少恥文隆欲立功自効不
得上木之變虜犯京師瑄憂憤陳四事文陳三事
識大察亂出奇設伏皆掀肆急著而當事者卒不
能用其言惜哉予故特表著之使如武侯之營壘

後人知所取法也柳觀其終下太常力疾一疏文何其老成惋惻篤于忠悲廖太史題夏氏三世畫像云大師公功在當時澤流宇內猶之衡嶽出雲洞庭浴日鼓扇造化而物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瀚而人不知其蘊通政君發其幽潛纘其碩膚猶之山益峻而高水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嗚呼盛矣通政君名崇文瑄之子也舉進士亦有異才多建白

于肅愍功罪考

維風編曰少保于肅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蹴踏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籌畫所展難者有七彼時 閣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按督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二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槪具邊患且方熾也公首正恩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番練
營兵以備征調宜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
並授方畧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
季南渡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
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
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
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
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恭
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

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虜將誓師而虜始寢渠五
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劇奸細也公授計擒之
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
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少
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與議惟
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　上乃勉從
七也宜其時閱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蠻亦復
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
抗控濬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倉黃涯曆

動中機宜二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若
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堊二耳
惟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同人登城謝
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
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
合漢帝分羹之說對襄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
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
何地噫噫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　太子之易南
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

食於壄疆者當以鑒公此血誠也

聖楙按于公初謚肅愍蕭公允僴撫浙始題請改忠肅時大司馬王公雲渠在都中夢于公來訪以詩相質覺後但記一聯云空山淸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王異其夢而謚乃定噫公之精爽如此類甚多後學不知或妄爲論列予故取耿恭簡之論附見於此

王竑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文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衛長史曰、勿滌、爲若輩鑒。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幷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

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文能諭以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啟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諸帥成關手會災傷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府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逋者新春風雨連月寒冱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葢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貪若廉太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遠又必省刑罰而止聚

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
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
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必本於聖德之明庶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
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
癸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郡邑賑濟公又上
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
舟董命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二百八十五萬八

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鉄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戢未寧耕耤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戸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兄總督漕運姦貪畏慴乘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

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謫浙江參政尋除名
編管江夏尋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
兵再敗京師曹賊又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
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職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
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入知嚴憚不能盡
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謚莊毅
通紀曰王莊毅公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
民死者相枕藉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
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需者贍其人以選其家其用米一百六十萬餘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察疫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家瘞之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 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聖櫓曰今之爲民上者遇歲大歉輒藉口云救荒無奇策試看王祀毅之賑濟饑民是奇策否此策在有位者小小可行否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朱子亦謂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此時位在我得行其志者哉按景泰二年　帝頗聲色參修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命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謡曰向方承詔出九重宫銀爲豆驅民工顆顆匀圓奪天巧來爾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瓔珥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盃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鐺半倚羅裳綴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斧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糴澡瓢盡作溝中塵明王山來愛一顆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骸百萬人嗟乎讀此謠益知世敎人之功德不小矣

伍文定

伍文定松滋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以事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逮詔獄爲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府知府跨江西吉安多盜乃調吉安至即禽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奏　太后聖旨移檄遠近入心恇惑文定即同都御史王守仁倡議討賊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

戰。砲。火。燎。其。鬚。而。不。爲。動。衆、遂、就、擒。陞按察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爲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時苗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至是卒、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不能與時爲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怚惛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云。

皇明通紀曰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福州軍亂王守仁奉　命往撫將至豐城聞宸濠已反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迸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

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婁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

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尤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誅鋤蠻賊者曠世一例焉

王陽明舉能自代疏曰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

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　聖擢按平濠一案賞不酬功若文定皆未免有徙薪之歎故併採陽明薦疏可為定論

袁宗皐

袁宗皐字仲德石首人少俊異有大志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 恭穆興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充長史勵精奉公 獻皇慶得賢相事無大小悉裁決焉嘗降 溫言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者也益見信任釐弊戢姦衛從有強取民財者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其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丁巳 獻皇奏皐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加陞擢孝皇帝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乙亥 獻皇

復表鼎淸謹有年政事練達 武皇帝賜肯勞之進
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辛巳 世宗入繼鼎屈從
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謂鼎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爲皇子鼎曰 王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踐次
京城行殿輔臣楊廷和固請 上由東安門入納曰
今上繼序即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
闕大明中門入登大寶鼎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
建白悉爲國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 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瑾餘

烈縱恣不戢鼻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闥不得預政事
典兵柄繇是閹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廿日遷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
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八月初二日 上簡
儒臣備日講臯預知經筵敷陳墳典明剴切 上
汪聽爲之改容因欽賜奴婢各六人初爲兵史時市
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
令顧治裀公帷簫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
黨衰竄敗妻孥沒入官至是所受賜婢李姻預焉則

昔夢中人也定數之不可移如此九月朔遘疾　上命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奴婢不從遺命各放還家寢疾七日卒年六十九諡恭襄

聖語曰漢官制諸侯王傅相亦盛矣哉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除置及景帝懲七國之亂始更易傅相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而官僚亦自此省矣然魏晉以降師友文學起家王邸文何其彬彬郁郁也我　國初畧倣漢制靖難後惟置左右長史二人掌王國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行

之百年而無弊洵良法也榮褒雖附日月之光華際飛龍之景運要其致身亦匪躬衎當其遷從至京師獨正色厲聲呼闕大明中門而入與宋昌渭橋之叱太尉何異哉若夫大禮議起良鄉嗣謚之對蚤已脗合宸衷覺永嘉諸人爲多事也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幼端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厲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戸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蕩內外孔棘公深署雄才撫機輙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雷二纔遷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

周憲公諭降徒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閩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黨賊詔太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

城俱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關稱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怨公、欲并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岑部沙保又叛、土舍番奪我

咨密擾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
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諳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宸衷手閑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勝驤四
衛者譎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冑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直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驅閭入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九年大風
晝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之公答曰 聖祖有訓謹
備胡戎去歲水合北虜盡入河套以陝西邊患患延
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安于蘭州及時羅
貯以備河西災害暴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又
深入兩寇交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
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壘設險斷臂截糧使賊相隔
絕元良啓宸近京師不善撫印爲門庭之寇雲南安

風、之、振○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從、起○瘡○日○持○久○恐○

醲○成○大○患○交、趾、世、予○流、寓、老、獨○與、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蚕、為、蠻、衛○以、保、社、稷○

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

本○惟、上、下、儉、節○懇、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禘、又詔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公○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

冊九嬪、晨恐遂朝、纂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

委○才、插、枝、桂○提、兵、南、北○驍○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爽、

癸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栻益府長史
聖楷曰李康惠公父李田字舜耕景泰甲戌進士
勳業人品與康惠蓋後先相映云今署祀其一二
事爲郎中時蜀大壩劉叛尚書楊鼎薦田可任督
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瀘夔慶等
稠官民所有徵調勸諭得糧二十餘萬石草四十
餘萬衆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參議海南夷曾那偫
叛衆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發近稠
兵捕首惡誅之脅抵巢穴懇切開諭變畏威懷德

相率劾順後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轉徙饑甚即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俾自趨食全活近彌人中官汪直用事怒田不私謁林以禍懼恐及其敗入發之亦懼喜此與康惠彰義東市之對同一氣節也楚先賢又若鄖忠肅之父子輔劉忠宣之父仁宅皆有行業卓越時流子收之獨行庶幾蔚宗懷尚風軌之旨耳

梅國楨

梅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倜儻有大韻能詩
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
仕進鍵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
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
晨夕分題賦詠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鍾酒
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纈分
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
後耳熱相與爲裙屐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

楚製出入市廛摩杪鍾鼎賞評書畫大泉長揅有若
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因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
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爽內朗宏量沉機真誠妥否
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幾輔笑謔視事不令
而戢邑多中貴數擾係教公詘其言崇其禮皆與悅
以去入覲騎駿馬帶兵弓挂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
入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兎射野雀他邑令偵之大駭
以爲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爲御史壬辰春
寧夏逆賊劉東暘許朝哱拜哱承恩土文秀等念巡

撫黨馨裁制叛卒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堡又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畧言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勿虜入犯禍且不細為今計者惟擇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栢等俱足智勇壻忝崇文李勳宜世受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不宜拒虎進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名將以事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

可任。雖無叟哱承恩父子。號爲勇健。而不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狼之憂。臣下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卽爲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遼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反爲赤族之討。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哱拜下矣。謂成梁爲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爲濟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

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與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
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
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
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也人曰非
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
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
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
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合
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

多居戮以胥賞賄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懷以爲功爾
之而致其逝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恐玩以
養亂有功又以爲姦叛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
古如王翦樂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杼以自況
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況未
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
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
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
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

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厠臺班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顧與成梁馳赴塞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以重任但憑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畏命則臣為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

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帥初聞變。即知此賊非魏學曾等所能定。今日此舉。動文知非此時紛紛者之所能辦也。臣之所望在 陛下。一人耳。惟 陛下向以疑信決其用。倉若曰。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

虜聞公至乃索見公自陳感慨公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鋸耀目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入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虜耳延至初秋達虜數萬衆自沙拜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鄕導傀虜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

皆有賂遺文招城中女子千人皆虜命虜來取虜以故樂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寧州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吾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楠提身顧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諸將所阻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

我軍不得屯文恐勾虜從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李
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壺陽慫入
大城實酒南城空虛可入也姦寧夏城有二重分南
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覘
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
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諸
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劇
未易約二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
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仍

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入城中大喜然炬燭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置長竿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爲策公命指揮董正諠呼謂賊云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如劉東陽之母妻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已入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乘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懼李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覓居民與李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命其行間持諭

字往嘷所曰若倂劉許罪可贖也嘷見之果戟手哭
曰吾父孔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
據乃如約劉至公密與兒死劉付入城時賊土文秀
自作逆後屢有遜順獄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
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嘷承恩至南門殺
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
也嘷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
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念
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賊家丁

安分屬諭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爲有力健兒哮氏父
子即不可赦安寬圖圖以俟天誅燕人心不復驚擾
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
靈寶奇功也而晉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哮氏
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哮氏及家丁
等輩刹爭功恣意劫奪賊財悉被抄掠居民蕭然一
空公殊憾之以賊平閒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
除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
陞大中丞開府雲中特廕王款塞公以靜鎭之公嘗

日婦姑亦有谿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
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無貸公
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命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蒐
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
矣後數日得虜諜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
乃歎詫公機用之神也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
數十片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
劍淬礪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虜尉大
謙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

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劇劇間之、遁怨拙問拙問詞原、乃遺人來白云、其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劇中安得有此○此耶為誘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劇不耿歎○而、每、遇○劇、儀○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畏○故、劇○皆○感○泣○酋王稱○之○為○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遜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爽○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慍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辯○倥、偬○之、中○愈、見、服、整○綜、理、綿、密、筆、硯、皆、有、方、略○戶、牖、滅、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極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誚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濟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濟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公安袁小修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爲念公寄書云貫城之麥有日中之市焉雖極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栢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幛可容二十餘人晉陽巷中有唐鑄觀世音捌沙窩水發道士迷順城門守門老中官財亦不候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

珂雪齋集同世之名位蓋前定焉梅公爲孝廉時

時大冢宰王公基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小官爵與堂生王公同頂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

否其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候見女姻也王公即托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二日王公對賓客言此事曰梅太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家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家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娶于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

也

楚寶大將論次

稽古周官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主于出征大司馬親執桴鼓將中軍初未嘗改置軍將也其擐甲而聽命者即前日比旅族黨之農士其耒麾而敺衆者即前日蒐獮講武之卿大夫上下相習耳目不亂赴火蹈冰戰無不克豈獨其將能哉文武之途一而戰守之法預斯稱佳兵矣故周宣用皇父督軍事爲其祖南仲而位大師也晉文用郤縠佐中軍爲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爲

上柱國封上爵執珪然皆以大司馬或令尹爲之故叔敖之孫蔿掩爲楚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而楚是以興楚惠王時將取陳麥問師于大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於是以司馬寬飭師而滅陳泊乎後世班爵既分文武歸戎文不撐帥或驍騎鈹卒加以推轂之重或戚畹嬖人授以專閫之寄或口談兵而拜將或身負逆而統師是以綏帶行間厕小要害五旗布陣不辨奇正況

復凶淫嗜殺貪懦冒貨流血於野傷和致災而欲式清區宇保我黎民其可得乎答人謂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良有慨於此耳豈待聞鼙鼓而後興思歌大風而始知勸哉余故錄屈完以下爲大將其五才十過瑕瑜不相掩者悉次之爲名將云述大將第三凡二卷

大將一

屈完　成得臣　公子嬰齊

蔿掩　沈尹戍　公子結

舂陽文子　景舍　莊蹻
項梁　撅銷　季布
霍峻　向朗

大將二

柳元景　歐陽頠　許紹
陶侃　孟珙　余玠
趙葵　李庭芝

楚寶大將論次終